

「五十年來，薄扶林道改變得太多了，那裏還有松林？那裏還流著小溪？你不必去找山坡路口的木牌，因為「林泉居」已經拆掉了——它卻永遠存在愛詩的人心中……」

「那是一堵奇異的圍牆！……灰色為主，卻顯得斑駁的高牆……一九四一年的春天，日本人把詩人戴望舒困在裏面……」

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1991），香港，商務印書館，頁42及63。

戴望舒 (1905-1950)



三十年代極具影響力的「現代」派詩人戴望舒，在1938年國內戰事吃緊時，攜妻子來港，居住在港島薄扶林道蒲飛路友人家中，戴為該所起了個優雅的中文名字——「林泉居」，其後他多次以「林泉居」一名發表詩作和出版自己的翻譯作品。到了香港以後，戴忙於編輯、譯述的工作，研究中國舊小說史料和元曲裏的俗語詞彙，並曾與友人在中環利源東街10號經營舊書店「懷舊齋」。1942年春天香港淪陷，他因從事抗日文藝活動被日軍逮捕，拘禁在域多利監獄，寫下著名的《獄中題壁》及《我用殘損的手掌》。戴望舒居港前後超過十年，主要編輯《星島日報·星座》，此外，他也致力推廣中國俗文學，另編《星島日報·俗文學》週刊。

參考書目

編著者	書名	出版社	出版日期
施蛰存、應國靖	戴望舒(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7.11, 第1版
梁仁	戴望舒詩全編	浙江文藝出版社	1989.05, 第1版

《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裏，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我們之中的一個死了，
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裏，
他懷著的深深仇恨，
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用你們勝利的歡呼
把你的靈魂高高揚起，

戴望舒

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1991)，香港，商務印書館，頁71。

《我用殘損的手掌》

戴望舒

我用殘損的手掌

摸索這廣大的土地：

這一角已變成灰燼，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這一片湖該是我的家鄉，

（春天，堤上繁花如錦障，

嫩柳枝折斷有奇異的芬芳）

我觸到荇藻和水的微涼；

這長白山的雪峰冷到徹骨，

這黃河的水夾泥沙在指間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當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麼細，那麼軟……現在只有蓬蒿；

嶺南的荔枝寂寞地憔悴，

儘那邊，我蘸著南海沒有漁船的苦木……

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陰暗，

只有那遼遠的一角依然完整，

溫暖，明朗，堅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殘損的手掌輕撫，

像戀人的柔髮，嬰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

貼在上面，寄與愛和一切希望，

因為只有那裏是太陽，是春，

將驅逐陰暗，帶來甦生，

因為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

螻蟻一樣死……那裏，永恒的中國！

一九四二年七月三日

盧瑋鑾：《香港文學散步》（1991），香港，商務印書館，頁72-73。